

類紙聞新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章士釗律師受任民治評論社常年法律顧問

事務所上海小沙渡路承裕
郵三號電話三三六六七號

本刊外埠經售處

- ▲北平宣外大街實報社
- ▲琉璃廠新生命書局
- ▲南京太平路三號大經路德聚書局
- ▲長沙南正街商務印書館
- ▲武昌察院坡武漢書局
- ▲廣州逢源東街七號中國書報代辦所
- ▲天津法界光明書局
- ▲上海南京路
- ▲南開大學
- ▲北平宣外大街實報社
- ▲天津法界光明書局
- ▲上海南京路
- ▲南開大學

本埠經售處

- 華學書局
- 華通書局
- 新月書局
- 羣衆書局
- 尋仁書局
- 神州國光社
- 現代書局

錄 目 期 本

敷衍終場之國聯大會	陳夢釗
論中俄復交	伯展
斥英外相西門	德柏
反蘇聯戰爭烏瞰(上)	黃夏錚
蘇炳文義軍之英勇失敗	黃夏錚
爲立法院改組告當局	次錫
鐵道部圈地評議	孤帆
談叢	默齋等
一週大事日誌	記者

示 表 正 嚴 刊 本

- (一)主張：以宣揚民治爲宗旨。
- (二)態度：不論黨內外正反面之議論，但不違背民治主旨者，概所容納；以符「天下爲公」之實。
- (三)體例：不用白話亦不取古奧文言；并以歸納體文字爲尚。
- (四)組織：係個人張羅友朋苦心力作之出版品；於時代流行之「背景」問題，儘無用擬議於本刊。

民 治 評 論

章元培題



期九廿第 卷一第

日七十月二十年一廿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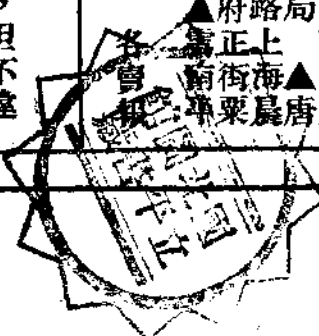
社 論 評 治 民

號七十八路州膠 海上

八七六一三 話 電

行發六期星逢每

郵用價外角定年價十分零
費。、。價五七五，售
四國十郵郵一十角期半每
元外足票費元期，，年份
。連收代在四，全定二三



敷衍終場之國聯大會

陳夢釗

日本完全如願以償……中國實自食「與虎謀皮」之果……於各小國間公理並未滅絕……英法態度與國際
 仇友之分判……國聯與中國之自誤……遠東戰爭之迫近……美俄參加十九國委員會之關係……中國由
 大會中所獲之教訓……今後之內政與外交

中國當局與一般所謂「政治家」會加以過分估量之國聯大會，已於本月九日草草下場矣。大會決議案之要點為：中日案移回十九國特別委員會辦理，限最短期間製成議案提交大會。此決議案之實質顯係以不了了之的一種敷衍，不過可以聊自解嘲者，國聯尚未正式破產之一縷氣息，猶可藉此問題尚未結束之時間過渡中以求苟延，中國當局亦正好因失敗之終點未屆而延緩其幻想。至於日本，則完全如願以償，不但並未為大會所窘，且正利在經過此後之調解，建議，討論，舌戰之充分時間，以自由消化滿洲炸彈。然而東北外交之失敗，則不但表現於國聯延宕滿案之現在，實已決定於國民實力之對比我不如日，國際形勢較過去更為惡化之先天！中國一般政論家與二三輿論，對於國聯此次之祖日抑華，卸責了事，多表示意外之悲痛與失望。夫滿案既非外交所能解決之問題，國聯尤非能決心解決滿案之組織；當局前此對國聯之過於依賴，過於奢望，本屬錯誤，故對於中國此次在日內瓦之無所獲得，與其謂之

為出乎意外之失敗，勿謂謂之為「與虎謀皮」之當然食果也。

反對依賴國聯，主張自決自救，為吾人半年來一貫之言論，對於國聯此會之必將成爲一種敷衍了事，中國在任何情勢之下，均不免於被犧牲，吾人會一再爲文以推論之。今者，國聯玷壞之失望已隨淪關之砲轟與熱河之警耗以俱來矣。事態日趨嚴重，國事愈不可爲，國民已於風雨漏舟中駛入暗霧重重之危險的歷史階段，若再繼續懵懂因循，不自求所以挺立於戰鬪的國際舞台之道，斯則舍奴化生活與亡國民族而外，甯有其他可擇之途！

一一

此次國聯大會之無結果而散，雖爲早在意中之失敗，然由此失敗中所獲之痛苦教訓，則彌可珍惜，應資吾人深刻記取，以爲此後如何自強，如何自救之準則也。

第一，公理並未滅絕；求公理於日內瓦，本屬渺不可及，然國聯此會，係集中五十七國代表作公開舌戰之一幕，英法等巨頭之與日本息息相通，沆瀣一氣，固無論矣，

但世界各小國代表間，實不乏洞悉日本搗亂世界野心，起而仗義執言者。如六日國聯大會中，愛爾蘭代表康諾萊氏謂：「……倘國聯遇重大事件，趨起不前，唯恐開罪一方，則國聯命運將終。……日本創立滿洲新國，此後滿洲治權，將完全操諸日人手中……滿洲事件之歷程，實破壞國聯會章，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愛爾蘭自由邦完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願遵李頓調查團之報告，拒絕承認滿洲國。」捷克代表貝尼斯謂：「在盟約第一五條下採取行動，此為第一次，最後或須應用裁判辦法。……倘令友誼調解失敗時，則國聯之工作，將為採行判決。國聯必須不保留，不猶豫，以堅決公正莊嚴之態度，採取勇敢行動。……」挪威代表朗齊氏謂：「反對任何國家以自身之行動為法律……」西班牙代表馬達里加亞謂：「……西班牙政府覺中國之東三省，決不能使其變為日本之滿洲國，否則國聯盟約之價值，將盡歸烏有。……此時日本無政府之狂瀾已波及全球……着制服之軍隊決不能代表治安……吾人應一致作法律後盾。」馬氏續又向日代表佐藤宣稱：「縱即至斷絕西班牙與日本之友好關係，西班牙對中日問題，亦永持反日態度！」此外瑞典代表，希臘代表之發揮正義，抨擊日本者，不一而足。於此種正義制裁之呼聲中，遂產生西班牙，捷克，愛爾蘭，瑞典四國要求大會正式否認滿洲國及制止暴日行動之提案。此項提案雖因英法代表之曲意袒日及日本態度之頑強而並無下文，然國際各小國之能明辨是非，企求國聯對滿案作公正之處理，由此已可概見。此項提案，在以戰艦重砲所堆砌而成之國聯大會中，自不能獲得各野心巨頭之同意而被遺棄。然終此次大會之一

場熱鬧，能為公理正義留一線光輝者，僅此數國代表之發言與提案而已。於列強粉飾昇平之國聯論壇上，公理雖被日軍閥淪關之砲聲與英法代表之詭辯所掩沒而不獲伸張，但在未來國際爭鬪之推演中，中國民族終必實踐鐵血戰爭，獲得國際諸小國之同情援助，為並未泯滅之公理爭取最後光明也。

第二，國際仇友之分際已經判明：中國一般不長進者流，對於大會中之英法態度會懷幻想，吾人曾一再為文以指斥之。果也，於日內瓦形勢最嚴重之十二月七日，英外相西門在大會之發言完全與東京之客卿策士同一口吻。始則謂：「李頓報告為滿洲難題複雜性質之揭開，……亦非一國以兵力侵犯鄰國邊境之簡單案件」，隱約其辭，以為日本張目，繼又謂：「東三省有許多特點，非世界他處所可比」，其意顯係為國聯默認日本吞噬滿洲之辯護。續又謂：「今欲恢復原狀，實招致禍亂之復作。」換言之，即屈服於滿洲之既奪事實，主張將滿案長此拖延，以便日本之吞噬與消化是也。西門之演辭，一方面係取消由英國領導起草之李頓報告中所含之些許公理，一方面係粉碎國聯公約，造成默認侵略事實之首先惡例。於西門演辭之背後，吾人顯然看出有一種英日之秘密諒解存乎其間。法代表彭古之演說，亦不外調解拖延，不負責任。美國則華盛頓會議之優越形勢早成過去，外交之孤立已久，當此日本獨吞滿洲，英法為之曲袒之不利局面，只有沉默於持，另作準備之一法。嗚呼！中國當道者所翹首遙拜之日內瓦，其不利之形勢竟至如斯！所謂英法將伸正義者，今竟何如？即估量其必然藉以敷衍之拒絕承認滿洲國，今亦

不能實現！受如此苛殘之事實教訓，若再不放開眼光以辨國際陣容上之孰為可親，孰為當仇者，是真鹿豕之倫矣！

第三，中國喊冤與國聯空言之最後失敗：一年來因東北問題而極波譎雲幻之國際政潮，實不難以國聯自誤，兼誤遠東，中國自誤，兼誤於國聯一語以概括之。夫九一八事變為國聯政治生命之所繫，使國聯能自知其無力以處理此非武裝不能解決之問題，公開拒絕承受中國之控訴，使中國當局能惕然自覺其前途除決死爭鬪與「偏安小朝廷」外，絕無其他躲閃選擇之餘地，則外交上之喊冤主義亦可早日結束，自思所以救亡禦侮之道，至少義勇軍之民族戰爭亦不致因孤軍絕援而慘敗。乃國聯徒以延宕敷衍，空言塞責為方式，中國亦自溺於哭訴主義之中而不克自拔。日內瓦之空言愈多，中國當局之幻想愈熾，而東北之掠奪亦在此空言與幻想之時間波盪中，愈加擴大深刻。終其極也，則國聯政治生命之完結與中國失土之依然。自此以往，彼國聯既成為告朔之餼羊，中國亦成爲無掙扎，無反抗之魚肉。武力分割遠東市場而已，空言何益？於亡國救亡擇一自踐而已，喊冤何爲！

二

國聯大會雖草草終場，國際形勢之惡化實因此更加急劇。就過去現在以測將來，吾人可得而言者，約有數端：第一，日本於此次大會中，實爲如願以償，十足勝利，不但滿洲之既奪形勢，並不因國際巨頭之縱談法律公理而有所動搖，而且獲得此後之充分時間以便於作空間之擺

佈。然宰割中國者不止一國，彼日本之獨吞政策遂不能旁若無人。日內瓦地壇戰此次之草草下場，就中國言，爲先天下所決定之失敗，就美國言，爲無可再忍之悲憤。太平洋彼岸之金元巨人目前雖因失業問題，對歐戰債與政權新陳代謝而暫守沉默，甚至宣稱不參加十九國委員會，然中國市場爲美國所絕不能放棄者，目前金元國對歐洲採嚴密宿逋之政策而獲得巨量之現金，行將見紐約，芝加哥趕製飛機戰艦之斧錘聲上徹雲霄，與日本海軍軍備平等之要求遙遙相應。東京方面，現在已獲得之勝利絕不能阻遏其狂想戰爭之慾望。近頃齊籐之備戰內閣已現動搖，內田之戰時內閣正在姪育。若金元國不能再忍，則太平洋之烽火立即燎然，若華盛頓外交之掉盪與備戰之工作均尚有所待，則瘋狂備戰之日本亦不能再等，除縱其鐵騎以蹂躪如入無人之境之華北而外，更將移其槍鋒以向西北利亞。總之，無論爆發之形勢何如，遠東戰爭危機之一觸即發，實可斷言也。

第二，十九國委員會之美俄參加與否，均非中國利害之真正關鍵。先就美國而言，此次大會之結果，表面上爲中國之失敗，幕後實爲道威斯與松岡關法之失敗。因戰債軍縮問題之牽制，使華爾街財閥與華盛頓國會無對歐洲讓步之可能，美歐衝突之激化，使英法日反美之集團更加鞏固。大會既顯然成爲不利於金元國之形勢，參加十九國委員會亦未必有號召主動之能力，故其參加也，於中國殊無所助，其謝絕也，亦與既成之形勢無所增減。至若蘇聯，則正持其「鐵的靜觀」以埋頭於新五年計劃以待資本主義世界之變，其參加也，爲明知其無結果而樂得一快宣傳，

其拒絕也，為不捲入漩渦而作壁上之觀。吾人向來主張獨立自主之外交而反對信任列強，特英美既已失敗，特蘇聯亦將無所獲。故美俄此次若不參加十九國委員會，為國際利害衝突之結果，其參加也，仍不可恃如故也。

第三，國聯此會之敷衍了事，實給與中國以莫大教訓，使警惕前此覬覦列強色笑之外交政策為絕對錯誤，而迴避政治，專言外交亦為忘却兩者聯繫，舍本逐末之談。當今

論中俄復交

伯展

中俄兩國之共同利害……聯俄反共之不能混為一談……前此絕俄之失策……中俄復交後之認識……聯俄仍須以民族自決為前提……聯俄與對共政策

據申報載十二日中央社電：『我國首席代表顏惠慶，今晨與蘇俄外交委員李維諾夫會晤後，下午雙方發表同樣公報，并附雙方交換之簡短節略。原文宣稱，中蘇兩政府自即日起，恢復正式外交關係，照常交換使領，日內瓦各方對此，大為驚異，預料國聯對中日問題，態度或將即有轉變。此迅速非常之外交轉變，殆為日內瓦論戰失敗之一種救急治療，然而失之過遲矣。夫中俄在當前之國際舞台上，實有兩種敵愾同歸，利害一致之共同點，其一，為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之進

之世，不求內政之修明與國本之鞏固，空想於坊壇樽俎間獨收外交之效，結果未有不失敗者。此次國聯舌戰之日，正川黔軍閥「攘內以安外」之時，如此昏憊自殺，與人口實，外交上安有不失敗之理？今者終大會之一場熱鬧，中國實一無所得，由教訓而生覺悟，由覺悟而求自強，重新確定外交路線，澈底修明內政，以求屹然自立於世，不受天演淘汰之出路，此正其時矣。

展及蘇聯建設之鞏固均與帝國主義列強勢力相衝突；其二，為在遠東對日問題上，中俄對日均屬勢不並立之當衝。就前者言，中國於黃浦軍校之成立，北伐軍之蕭捲長江以及列強對中國革命所表現之一致的恐懼與破壞，實不難於前此成功之經驗中，對中俄聯合戰線之重要性作充分之認識。就後者言，吾人於此次蘇炳文將軍艱苦抗日，英勇戰敗而退兵俄境以及蘇聯當局以最強硬之態度拒絕日本要求引渡蘇炳文之事實中，尤可明辨蘇聯與中國對日同仇之深刻意義。然而此利

害相關，至為密切之中俄邦交，竟於五年前因帝國主義之挑撥與國共之火而突然中斷，十八年更有中東路之役。凡此事實，均為帝國主義所快意，陷中國於孤立之最大損失！夫聯俄容共，為孫先生所手定之政策，國共水火，為北伐勝利後之劇變。臥榻之側，本不容他人鼾睡，黨國當局為實現純萃國民黨治之政權計，因而斷然清黨分共，自屬無可妥協，不得已而為之舉。然聯俄為爭優勢於國際舞台上之策略，反共為解決國內政治之手段，二者雖有關聯，但絕不可混而為一。儘可反共，何必絕俄？儘可聯俄，不害反共。乃當局者竟混二者為一，悞信列強對中國將有善意之幫助而輕易絕俄，自去外援，日陷孤立，一旦強鄰之爪牙相逼，除束手待斃，呼號於紙老虎國聯而外，幾於一籌莫展

且國際親仇，繫於利害，前此中俄斷交，除洩當局對廣暴之憤於一時，為二三帝國主義報紙稱為「壯舉」而外，其他一無所獲。列強所最畏者為中俄兩民族之密切合作，於遠東反帝戰線上，有步調一致之行動。故十六年漢口英租界之收回，列強一致憂懼，國民革命軍之師達金陵，列強軍艦開砲挑釁，中國之反共，雖為莫斯科所痛憤，但決不致因此而主動中俄斷交以增加列強在遠東之優勢。即令退一萬步言，中國當時之絕俄為非常必要，然亦應乘此取得帝國主義之巨大代價，自動摧毀中俄反帝戰線之理。大錯既鑄，濟南慘案之砲聲即隨之而來，致中國除哭訴於日內瓦，善覘歐美色彩，以宣言抗議為聊自掩飾之具而外，幾無應付非常之策。嗚呼！對外交策之不愼而自貽禍亂之危險，有如此者！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俄與日本在滿洲之三角衝突，更為急劇，聯合對日之實際需要亦更迫切。然而除少數政客視聯俄為一種政治支票而持以號召外，當局者惟恐失歡於日內瓦

而趨起不前，然與俄方直接衝突之日本，既遭松岡交權莫斯科於前，反俄盟主之法國亦與蘇聯互定不侵犯協定於後，美俄復交之空氣亦因之而起。可見聯俄自重為列強取得一時有利形勢之趨向，中國固不待，且絕不應請示於日內瓦或華盛頓，然後始可聯俄也。

今者中俄邦交已於顏惠慶與李維諾夫互換節略之中而宣告重續矣。就時機言，雖屬失之已遲，然亡羊補牢，仍屬必要，不過吾人必須於此時鄭重提出，以喚起當局及國人之注意者：第一，俄固當聯，但俄絕不可恃；目前蘇聯之大政策埋頭內政以待世界之變，俄當局對滿案所一再宣佈之一不干涉主義，即為不願捲入遠東戰爭之真正態度，最近宣稱將不參加十九國委員會，亦為蘇聯「鐵的靜觀」之表現。故欲蘇聯在外交壇上為中

國獨自出頭，以犯正欲藉口侵俄之日本，乃不懂實際之幻想。第二，聯俄政策，必須在決心抵抗之對日戰爭中，始能收敵氣同離，一致懲罰暴力之效，必須以中國之實力爭鬪，始能獲得與蘇聯之實際合作，口頭上之同情與聲援，決不能轉移東北之既奪形勢也。第三，中俄復交，與對共政策雖為兩事，但有直接聯繫。目前剿共勝利，共勢已殺，以民主政治之國家，決不宜長探對敵黨之鐵血政策，應於政治絕不妥協之中，寓民主競爭之量，除武裝衝突，不能迴避殺戮以外，於各都市羣衆爭鬪之中，應採取歐美國家之法治精神與各藉政綱以奪取羣衆之方式，始合現代政治之正軌。於今日國共相仇已久之時，猶彈「容共」政策之舊調，固屬不懂歷史推演原則，但除刀兵以外，別覓反共之途徑，迄今似亦有考慮之必要也。

斥英外相西門

德 柏

西門之祖日不特害中國且將自害……二十年後將見旭日旗飄揚於印度澳洲……中國國民對中英親善應重加考慮……此後除自力收回東北外已無他途

國際聯盟本為英法兩國維持其地位之機關，其他各國不過為湊場面而已。自暴日侵略中國問題提出國聯以來，最初因薛西爾勳爵，本其個人之良心，在國聯大會及行政院會議主持公道，一時公理大振。其後因英政府禁止薛西爾勳爵之公正言論，英國態度日趨曖昧，致使世人感覺國聯之無能為役，而日本之侵略則因之愈趨愈甚。故本刊自始即主張中國之自救，而不以依賴國聯為然也。自六日國聯大會開幕以來，各小國雖主持正義，攻擊日本之侵略，不謂七日英外相西門之演說，將英國政治家良心痲痺之實情，完全暴露，不特予中國一大打擊，且無異宣告國聯之破產，從此世界除回復至一九一四年以前惟力是視之狀況外，殊無他法也！

英外相一方稱贊李頓報告書之功績，一方則又謂「中日問題並非某國未依照國聯盟約所規定，事先設法和解，而向另一國宣戰，亦並非某國與兵以武力侵犯另一國之土地，」其實李頓報告書之精神（文字上雖未十分顯明）則在痛斥日本違反國聯盟約，而向中國為不宣之戰，及其以武力侵

犯中國之土地是也。英外相對於李頓報告書精神所寄，決無不明瞭之理，然仍如此主張者，不過表示英國屈服於日本武力恫脅耳。英外相並攻擊東三省舊日之黑暗，以為日本侵略留地步，東三省舊日是否黑暗，為另一問題，即令黑暗，決不能說明日本侵略中國之有理。若一國內政黑暗，即可構成他國侵略其領土之理由，則他日日本藉口印度政治黑暗，而佔領之，則世人亦可認日本為有理，英外相存心袒日之言，不知其流弊將使大英帝國消滅也。至指斥中國排外抵貨等等，皆屬故意挑剔，而日本之一切罪惡，則一概不問。尤可異者，李頓報告書雖不主張恢復原狀，然否認傀儡國之存在，英外相則只主張不恢復原狀，而於否認傀儡國一語未提，則又何異將國聯盟約完全撕毀也。

吾人常抱一種信念，以為英國政治家，對於世界政治，能從大處着想，決不使將來必致危害英國之國家，其野心得以發展至最高程度，如一九一四年之參加歐戰，打倒德國，即其最著之例。不謂英國老矣，非復前日可比，對於將來必致危害英國之日本

侵略政策，豈真觀察不明耶，毋亦目前之苟安，而忘將來之巨禍也。使日本侵領東三省之政策成功，則不出十年，美國必敗於日本之手，英國亦決非日本之敵，二十年內，印度澳洲，將見旭日旗之飄揚，太平洋必成爲日本之湖水，受其害者決非中國一國，此則吾人敢向世界保證者也。

中國國民從來視英國為好友，雖經五卅英人之屠殺而發生排英風潮，然近年以來，中英親善仍有加無已。今中國遇此空前之巨難，而操縱國際聯盟之英國外相，至發如此之祖日謬論，使中國國民對其親英政策，發生絕大疑問。吾敢相信中國對日外交澈底失敗之日，即中國國民向英國清算數百年舊關係之時也。蓋中國對日本力量雖不足，而對英則有餘，而況排英尚可得日本之援助乎，一九二五年之往事，猶在吾人之腦海中。最後吾人對於中國國民，亦不能不致其最後之忠告，中國依賴國聯收回東北之希望，因英外相之一場演說，已完全消滅，此後除自身奮鬥，與暴日決最後之命運外，殊無他途。以自己力量收復東北乎，抑永久爲日本奴隸乎？惟在吾國民之自擇而已！

反蘇聯戰爭鳥瞰(上)

黃夏鈺

世界恐慌與戰爭……西境反俄戰線之形式……歐洲反俄盟主之法國……日本與蘇聯……美國反俄態度……蘇聯之軍事準備

(一)

雄據歐亞兩洲之蘇俄，自大戰告終，排除萬難，卒能在列強經濟封鎖，武裝干涉之下，以戰鬥之姿態，開闢其步武，昂然屹立於國際舞台之上，斯不能謂非近世史上之奇觀也。蘇俄自建國以還，雖與多數國家表面上已發生外交關係，然爾虞我詐，貌合神離，故在國際間仍處於孤立地位，且至今尚未得其隣舍羅馬尼亞及太平洋彼岸金元國之承認，此實由於雙方採取相異之社會制度，於立場利害上均甚衝突之故也。

社會主義國家體系與資本主義國家體系，深溝高壘，明爭暗鬥，無時而不企圖予對方以致命之打擊，使之崩潰而後已。資本主義列強不得不與蘇俄發生外交關係而虛與委蛇者，其衷心非有愛於蘇俄，不過以蘇俄作銷售其剩餘生產品之市場耳。

(二)

戰後資本主義經過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之「暫時穩定」後，隨其本身之矛盾律，復踏入危機途程，其首先反映於經濟機體者，為巴西，阿根廷，美國，加拿大之農業恐慌，漸漸波及捷克，波蘭及其他東歐諸國。由於矛盾之深刻，使恐慌愈益延展，擴大，成為挽救乏術之危局。佔全資本主義經濟百分之五十之美國，已備受信用恐慌之襲擊，其他如英，德，日，印度，澳洲，美洲，其恐慌程度漸次加強，最後甚至波及中國銀價之暴崩。農業恐慌與工業恐慌二者連繫發展之結果，乃交匯而成爲今日之「世界恐慌」。

恐慌之發展，反映於現實社會者，則爲失業人數之激增。據目前統計：美國爲一千二百萬；德國爲六百萬；英國爲四百萬；澳洲三十萬；亞洲之日本爲百萬有奇。如此多量之產業後備軍，隨時爲飢餓而爭鬪，遊行示

威，武裝騷動，使資本主義各國社會秩序永無甯日。自一九二九年資本主義經濟入於世界恐慌階段以後，各國之金融巨頭與大企業者均惴惴不安，又加以蘇俄五年工業計劃於四年內完成，不但國內無一失業業者，并在各國實施其所謂「探併」政策，此不啻給與全資本主義體系以根本撼動。「世界恐慌」日益向前推進，帝國主義列強遂不惜以全體勞動階級導向於戰爭，以謀恐慌之出路。國際間之關稅戰，賠款與戰債之紛擾；政治上之汎繁化；中國問題之對立等，無一而非證明國際列強欲以廣大人民之血祭，以招回失去之黃金時代。然世界殖民地已宰割殆盡，除帝國主義自相衝突，重新瓜分殖民地外，則唯有企圖毀滅社會主義蘇聯，使之重回復爲資本主義之商品市場而已。

(三)

蘇俄既成衆矢之的，故其受列強之封鎖包圍，爲久已如斯之現象。法蘭西，蘇俄西方之勁敵也，且執歐洲軍事之牛耳，蘇俄西境反俄諸國，莫不惟法之馬首是瞻，以沙皇時代之投

資，革命後悉為蘇俄所沒收，且與赤化不兩立，故一變而為西方反俄戰線之領導者與組織者。在武裝干涉之下，首先與波蘭，羅馬尼亞訂立軍事同盟，法國之參謀本部嘗為波蘭及羅馬尼亞計劃攻俄方略，其國家銀行則代二國籌劃軍費。事實昭彰，世所周知。白里安之歐洲聯邦計劃，泰狄歐之多腦河流域各國經濟聯盟計劃，無一而非陷蘇俄於孤立地位之毒辣策略。最近法國會已批准法俄互不侵犯條約，世人或視為今後法俄行將親善矣，存是念者，必將為其所欺，蓋法國與蘇俄為最難和解之仇敵，斷難因一紙條約之締結而停止其進攻也。其所以出此者！不過獲得蘇俄之大批訂貨單，為挽救當前經濟恐慌之一種救急之計耳，「不侵犯」云乎哉！

波蘭為蘇俄西隣之一大國，與烏克蘭，白俄羅斯接壤，亦歐洲反俄戰線上之主要角色。波蘭在法西斯蒂領袖皮爾蘇茨奇將軍統治之下，終日夢想大波蘭主義之實現。公然宣告於世曰：「如波蘭擺脫目前之危機，只有藉助於戰爭。」其猖狂不亞於東亞之日本，對俄之備戰，尤為彼邦急務。

直至最近國內新建築之兵工廠二十五所，使用之工人在八萬以上。雖值此經濟恐慌之秋，軍費支出仍佔全收入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以上。一九二八年，軍事費用計為八千五百萬元美金，而在去年乃加至九千六百萬元。波蘭統治者於日本進攻滿洲之際，歌頌為「神聖戰爭」，譽日閥為「遠東和平與秩序之保守者」，并希望日本進兵西伯利亞，以免除歐洲之赤化及日美在太平洋上之衝突。為增加反俄力量起見，供給日本軍火不計外，公開輸送白俄軍於遠東。最近，由波蘭中部至烏克蘭一帶，已築成新式軍用鐵道；煤區與海軍根據地已發生縝密聯繫；國會通過鐵道特別法令，以保證軍事時期鐵路工作之不停。不久之前，皮爾蘇茨奇有羅馬尼亞和柏絲沙勒比之行，據法國半官式之「丹」報稱，與確立波羅的海至地中海各國間之反俄聯盟有關。凡此種種，希望一戰以達到其大波蘭之目的，可自黑海起至波羅的海以企圖併吞全歐最富饒之烏克蘭蘇維埃領土。本年開始之四月中，波蘭預算已虧空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隻洛德」（波蘭幣名）。由於恐慌

之激化，急於尋覓市場；同時德國議會解散，希特勒有掌權之可能。波蘭為鞏固其對德地位及留戀蘇俄之廣大市場，於是乃與蘇俄簽訂不侵犯條約矣。雙方不侵犯條約之締結，波蘭緩和一時則有之，放棄反俄則未也。

蘇俄與羅馬尼亞異常疏隔，素無往來。羅國之佔領別薩拉比亞地方，蘇俄向無答覆，該國有飛機三百餘架，與法波訂有軍事協約，去年軍費計為六千五百萬美金，亦蘇俄西境反俄之最力者。

愛沙尼亞與芬蘭亦為環繞蘇俄西境之二小國，對蘇俄亦有領土上之野心，故愛俄及芬俄境邊足以引起發生衝突之事件，時有所聞。蘇俄之遠東大敵，即馳騁滿洲之日帝國主義與太平洋彼岸之金圓帝國主義是也。

二十世紀初，帝俄與日本一戰之後，日本挾戰勝之餘威，一躍而為東亞之盟主；復經歐洲帝國主義大戰，乘列強之不暇東顧，將滿洲華北特權據為己有，以飛躍之姿態，成長為獨佔資本主義而躋於列強之側，爭雄於國際之間矣。夫日本之奪取滿洲，誠

如拉底克之言曰：「除制機先於中國之統一與美國在華之經濟勢力發展外，另一意義，則為回答西伯利亞之工業化。」稍一閱覽輿圖，則知日本在滿洲之鐵路網，不僅給與中國建築鐵路與新開港口葫蘆島相接連之企圖以巨大之打擊，且為蘇俄之直接威脅，使其海口與鐵路連絡，陷於危境。

日本進佔滿洲後，以近二十萬之兵力長驅直入，其意義不僅為消滅英勇之義勇軍，實為進攻蘇俄之切實準備，在事實上日本亦已荷負資本主義列強在遠東進攻蘇俄之急先鋒。日本軍隊之逾越中東路，以哈爾濱作空軍及河川艦隊之根據地，此不啻與蘇俄以致命之撼動。日本除製造傀儡滿洲國外，尚有白俄緩衝國之醞釀建立，在反俄戰線上，此亦為有力之匡助。日本除在北滿建築軍事根據地，以準備進攻蘇俄外，尚在朝鮮北部之羅津建造最新式之軍港，以掃蕩蘇俄之遠東艦隊并封鎖海參威港口。日本已決定巨量之預算，開發滿洲，創辦重工業部門之鋼鐵工廠與軍械工廠。蘇俄之外交家屢次向日本政府提議訂立不侵犯條約，日本每每支吾其辭，其仇

俄神態，不卜可知。

美國乃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之主要支柱，雖與蘇俄邊境不相毗連，但在反俄戰線上之決定作用，異常偉大。日本在反蘇聯戰爭口號之下，進佔

滿洲，顯然為列強所同意，——尤其是美國；但在瀋陽底定之後，西攻錦州之時，已與美國本身利益相違，則美國萬難緘默矣。

蘇炳文義軍之英勇失敗

蟄 厂

蘇軍之敗原在吾人意中……義勇軍戰爭因蘇軍之敗而陷於個別擊破之危險……日本進攻熱河與華北將更加緊……苟安於華北已絕不可能……日俄衝突之接近……義勇軍戰爭決不因蘇軍之敗而中止

統絕寒義軍，與暴日相持於白山黑水間之蘇炳文將軍，已在彈盡援絕，敵衆我寡之艱苦血戰中，英勇戰敗，退入俄境矣！吾人固對此雖敗猶榮之警耗感深刻之悲憤，但此敗實早在吾人意料之中，因以絕無後援之孤軍，於雪地冰天之中，當武器精銳，數量勝我幾倍之寇衆，持之既久，斷無不失敗之理也。吾人曾於本刊之第二十三期中，指出：長此孤軍苦鬥，後援不繼，則一旦日本大軍挺進，馬占山蘇炳文等，決無抱殘守缺之餘地，若並此孤軍之抵抗力亦坐視其覆敗，

則中國在東北將無些微之軍事壁壘，可資國防與外交之憑藉。今惟時僅一月，蘇炳文之戰敗，國聯形勢之惡化與淪關日軍之砲轟——國防外交，整個危險之消息竟紛至踏來，嗚呼！民族墮落至此，蓋已瀕最後之命運，當局無能至此，勢非覓取猶太富翁之前途不可矣。

因蘇炳文義勇軍之失敗而直接影響於東北以及整個中國之情勢者，計有數端：
第一，日本在東北兼併政策之最

不特陷日軍於奔命，且爲防害日本消化滿洲之危險胃痞，但義勇軍之持久作戰，須以獲得政府之充分援助爲前提。今華北當局竟自囿於苟安現狀之中，不與義勇軍以實力援助而坐視其敗北，其最大之危險卽爲其他馬占山，李杜，丁超等義軍，失去臂助，陷於孤立苦戰之絕境，將有被日本數倍於我之軍隊個別擊破之危險。若並馬占山等之義勇軍而皆失敗，則東北版圖，正式變色矣！

第二，日本之大敵既除，吞噬滿洲，進行復辟，以及掠取熱河，完成東北四省侵占計劃之進行必更緊張，關外既失抵抗之主力，關內又無抵抗之決心，則日本之貪慾更無止境，中國失土辱國之禍亦不知伊於胡底！

第三，華北當局正夢想其苟廷現狀之偏安生活，不知唇亡齒寒，關外既整個陷落，關內又安能獨全？日本所主持之溥儀復辟計劃，卽思藉「大清國」旗幟以進攻關內之張本，一旦寇軍再向關內挺進，則關抵抗已失可戰之優勢，再退縮除斷送華北而外無可退者。夫歷史上任何朝代之國賊昏君，無不以苟安現狀而蹈覆亡，然

今之形勢，卽求「苟安」亦不可能，彼昏昏懵懵者，縱不爲民族國家計，獨不爲個人祖宗廬墓計與生命寄托計乎？

第四，日俄在北滿衝突之所以不致立即爆發者，賴有義勇軍爲之緩衝，今者蘇部已敗，馬軍無援，日俄大軍已成直接步哨，動輒可起衝突之危險形勢，一旦滿洲里之烽火再燃，卽爲國際反俄戰爭之前奏，中國除靜待列強分割，以土地民命作大戰之犧牲外，絕無逃避躲閃或中立取巧之餘地。

第五，蘇炳文雖因彈盡援絕，北地苦寒而失敗，但三省民衆之抗日戰爭決不因此而中止，在暴力壓迫之下，揭竿而起，以鐵血捍衛民族者，必大有其人，此不但爲中國民族拱衛東北之最後防線，亦卽國民輸財助戰，各盡人民天職之重大的，未了的責任之所在也。

爲改組告立法院當局

次筠

望予不識國情之委員以休息機會……另選學問經驗皆富之人充委員……以便糾正從前之錯誤……其他廢員亦宜乘機淘汰

第二屆立法委員，至今滿期，第三屆立法委員，卽將產生，因其關係國家前途甚巨，謹敢本其一得之愚，以供一言。

自該院成立，迄今四載，所立法之法，當以百計，其中雖有特出之作（如新鹽之類），利國福民，然爲數甚少，且以不便於財政當局，雖

經國民會議通過，增加一層保障，然至今仍束之高閣，未見實行。其他各法，則大概不適合中國國情，致多數不能適用，或用之而流弊百出，舉其最關重要者言：如縣組織法，關係國家根本，因各縣政治不上軌道，則一省政治決無上軌道之理，各省政治不上軌道，則全國政治更無上軌道之理。

。但據縣組織法第十六條所規定，縣政府下設公安，財政，建設，教育四局，若照此條規定辦理，則一縣之開支，每年至少需五萬元以上，蓋縣政府下既有秘書科長，則局長之下亦必有此同樣或異名之官，再加以科員書記等職員，則一縣之內，至少有官五十人，今即假定平均計算，每人薪水為五十元，則一月開支薪水二千五百元，一年則為三萬元，再加其他開支，則五萬元之數殊不為多，中國全國共有縣一千九百二十六，（據去年十二月調查現有無增加不得而知）則全國每年各縣之行政費，已約需十萬萬元，試問中國有此財政能力乎？記者原籍湖南瀘溪，在清時只有錢糧三千九百餘兩，入民國後，收入加至二萬元左右，人民負擔增加數倍，而每年省款之收入，尚不敷縣政府人員薪水之半數，其他半數，省政府既不能津貼，縣財政局長亦乏點金之術，故每至發薪之時，各機關人員動輒用武，薪水尙發不足，試問尙能談其他政治上之建設乎？故縣長局長及其他一切人員，除每月收半數之薪水及應付土豪劣紳外，毫無專事，國家每年費

二萬元金錢，只養活數十廢人，政治何由清明，國家何由富強。夫瀘溪每年尙有二萬元之省稅，尙且如此，其他邊遠小縣，每年省稅不足數千元者，又將如何，故縣組織法，實為亡國法律，苟欲實行，除全國破產外，殊無他法，故至今全國實行者，殊不甚多也。然此種惡法，立法院何以公然訂立，且行之兩年餘尙不自覺其惡，而不加以修改者，則係立法委員，多歐美日本之留學生，以為中國各縣亦與倫敦紐約東京無異，故將倫敦紐約東京各省市之組織法，而借用為中國縣組織法，其中縱有少數委員，明瞭中國國情，然為多數之氣勢所壓置，而不敢有所主張。故記者會謂，立法委員須每人放假一年，考察中國社會情形，然後再從事立法，方不致有閉門造車之憾，此雖戲謔之言然事實大致如是也。

以上不過係就數百種法律中一條文而言，其流弊已若此，其他自有流弊，已可相見。故吾人希望乘此改組機會，對於只知倫敦紐約東京，而不識中國國情各委員，予以休息機會，使之歷練中國人情風俗，以為他

日為國服務之豫備，另選學問經驗兩皆豐富之人員，充當委員，以便糾正從前之錯誤，則國家政治方有上軌道之日也（舊委員中自有不少幹員應予連任。）又該院因種種關係，廢員亦屬不少，如第一屆委員中，有盧某者，本係尙未畢業之學生，由李宗仁電保為該院事務人員，然因其電文過於懇切，當局者誤解其意，遂選任為委員，至今傳為笑談。此不過最甚之一例，然該院委員人選之複雜，於此可見一斑。希望乘此次改組機會，將從未到院，及從無建議之廢員，澈底淘汰，免致莊嚴之立法院，有廢人院養老院之譏也。

又聞該院某某委員，平日發言即自認為法律，他人雖欲修改一字，亦必誓死反對，此種「朕即國家」之人，實不宜於會議制之立法院，又某委員平日毫無建議，惟於討論各機關組織法時，拚命為該機關多爭人員之任用權，以便其本人向該機關推薦親朋或學生，此種假公濟私之輩，殊不宜任其存在，故希望該院當局一併加以淘汰也。

鐵道部圈地平議

孤帆

此一關係數千民命之嚴重問題
應在不防害民衆利益之原則下求公允之解決

此次鐵道部計畫建築新站，曾在彭浦區圈地數千畝之廣，其中包含不少村莊，此事已惹起該地村民之激烈反對，初派代表赴京，向黨部政府方面請願，提出「避讓村莊」等四項要求，無完滿結果；復一再向市政府黨部請願——在十一月十六日之請願，并聚有鄉民千人，扶老攜幼，包圍市政府，提出要求三點，最主要者仍爲避讓村莊，依然未得要領。因此羣情大憤，發生直接行動，如：拒絕測量，拔去釘界木樁，及各種牌示等等。乃遷延至今，尙未得解決辦法。現該區鄉民一面向各界呼籲，博取同情；一面呈訴監察院，請求澈查，于院長且親自出馬，微服赴彭浦探查。在民衆方面，如此再接再厲，大有不達目的不止之概；鐵道部方面，對此似乎置諸不理，且據會仲鳴談話，僅表示地域略可縮小，但被圈之範圍，已不能再可變更。此一問題發生後，一

般社會，不甚重視，然就民衆反對之形勢與問題之本身而論，吾人則認爲有相當之嚴重性而應加以討論者也。

夫交通事業之發展或擴張，其原則不外爲民衆謀利益，今鐵道部在彭浦區圈地至三千五百畝之廣（即據會仲鳴所談，因換車關係，稍有變更，曾將交通路以南縮進七百畝，實際上亦在彭浦區內圈上二千八百畝），并包有若干村莊在內，則此範圍內之村民，將因建築一車站而失去賴以居住之房屋，及靠此爲生之土地矣！況且所圈土地之範圍，是否需要如此廣大，是否可將村莊避讓，均堪值吾人深刻注意之問題也。

誠然，吾人並不反對交通建築或任何建築，在某種土地之需要，但當顧及另一方面在生活上及其他物質上（土地即爲物質之一）所遭受之損失，換言之，即是某種需要，在儘可能不妨害民生問題之條件下，應予予

相當之代價也。因此，余以爲此次鐵道部在圈民地之先，應向該村民有一種具體之表示，并注意下面幾點：

一、需要之土地，須出以最科學之計算，不能任意多圈，因爲尺寸之土，亦爲人民生活之命脈。

二、所擇圈之土地，盡量避去原有居民之村莊；能毫不圈進民房，更爲上策。

三、需用之土地，須估價收買，估價應照時價爲標準，並按照肥沃別價之高低（如現時種植之土地，應高于普通價格）。

四、如含有房屋在內，須在他處代覓相當之土地或房屋，以作交換，並助予建築費遷移費等。

五、保持該地村民之特權；如經商，或小本生意，或爲苦力，皆有優先權。

鐵道部在圈地之前，如能有此表示，則該村民方面，雖感到喬遷不便，及略有損失之處，然一念社會交通事業之需要，而自身生計並不因此至于流離失所，當亦無反對之理。然後鐵道部在其建設之過程中，即不復有若何阻礙發生。今則僅在圈地之後，

擬有一評價委員會之組織，至於一般原則和標準，絲毫無所宣示，而村民一再請願要求，政府黨部，又均無圓滿答復，無怪民情惶恐，憤激而不能平耳！

彭浦區村民，今以哀求於政府，再三再四而均不得要領，乃改變其方向，轉向各界呼籲，要求援助外，並呈文監察院，請予澈查，以求達到最後之解決，若仍是「此路不通」，吾人將逆料不出兩途：其一為該區村民，羣策羣力保持其原有村莊，拼死反抗，不使鐵道部得實現其計畫；其二為鐵道部不改其計畫如會仲鳴所談者，繼續進行，對於所圈用之民地，亦不過如南京之修築馬路，拆去之民屋，僅付給原值十之二三之代價，使被損失者無法維持其原狀，如有反抗者，政府方面採用政治力量壓制之，在流血中完成築站之工作！

由前言之，固非吾人所願聞；由後言之，則更非所謂「民主國家」應有之精神，且已完全塗抹中山先生「民生主義」之意義矣！願政府及鐵道部當局注意！并願監察院能「秉公處理」（此語係出之于院長對彭浦村民表示之辭）！

談叢

「驚夢」

本月四日大公報漢口訊，載鄂省施鶴區絕妙之禁煙法一則，爰亟轉錄，藉供關心禁煙者之參攷。

「施南雖是偏僻小縣，但人民嗜嗜雅片，暮氣沉沉。凡是抽雅片的人，都是以晝作夜，日上三竿，還在追求他們黑甜鄉的滋味。一到黃昏時候，纔懶懶地翻起身來。老蔡（施鶴區行政專員蔡繼倫）實在看不上眼，他每日黎明即起，步行出衙，在大街上高聲大叫「你們快起來呀！」凡經過閉戶安眠的居宅，他就絲毫不客氣，毆門而入。人家問他什麼事，他說沒有什麼，祇要你們起床便是了。說完就走，再去光顧別戶。人家打聽得他是赫赫專員，不好動氣，祇暗地埋怨一聲，「睡覺並不犯法」罷了。」

蔡氏此法，新穎別緻，當為禁煙掌故

天皇外紀

日來海上各報，羣揭濟南復清皇

默齋

中，趣味雋永之材料。無論有無效果，而用此法，最少可給諸癮士以迎頭之痛擊，痛擊不一定即可擊倒。而暗示彼等雖在今日，亦尚不能泰然高枕而吸之情，則可想像。故區區之意，以為此法在地域上有推廣之必要，在內容上有擴大之必要。云何推廣？中國癮士不僅施鶴一區，僅給施鶴癮士以此種打擊未免不平。云何擴大？中國之不能早起者，不限於癮君子之流。上自名公鉅卿，晝則為公事出入衙門之中，夜則擁小星纏綿閨闈之內，欲求早起，云何可能？下至有閑階級，北里青樓，縵歌一曲；別墅寄廬，竹戰幾場；方且不知有夜，遑論計及天明？使能悉用蔡君辦法，破其門而驚其夢，暗示此輩幽靈，雖在今日，究應開眼看早上的陽光，呼吸一點清新的朝氣，中國庶幾有瘳乎。

力僧

帝天皇李樂川，皇娘宋王氏，地皇傅

寶琪等被捕消息。茲有友人李君，新自濟南來，爲言此曠代奇聞之天皇故事於次：

「天皇，故安家莊道士，妻早死，無子。道士所入無幾，寒露殊不堪。顧老當益壯，時有枯樹作花之思。表姐宋王氏，印濟電所謂皇娘者，則孀也。遺孤三，近頃率已成，襲父業爲道士，家運寔昌。天皇之與宋氏既分屬姻親，誼屬同行，頗復以長輩自居，出入宋氏之家，三子無不聽命惟謹。天皇知事有可爲，乃稍贖其財，宋王氏遂亦徐徐入彀矣。蓋桂老而愈辣，二老醜劇，乃漸爲三子所窺破，間或假以辭色，冀天皇有所悟，憤用蓄而未發。天皇心知其意而已。

一日，飲於宋氏，宋氏殺雞爲黍而食之，三子偕在座。酒至半，天皇猝倒於地，手足如冰，目眦盡裂，白沫四濺，面色爲土，口中喃喃有聲，旋吭聲曰：「吾乃托塔天王李靖是也。金咤木咤哪咤三王子速來聽令。現在民國氣數已滿，後清皇帝，即將臨朝，爾等宜謹遵爲父命令，應天順人，相機行事，奪回江山，再行回天報命，不得有誤。三日之內，可安排香案

，虔誠禱告，亦不得有違天命，致干重譴。急急如律令。」言已後喃喃如初，語率不可識。三子故不學，至是及宋王氏皆下拜，各面無人色，遜謝不遑。比醒，各舉適言以告，天皇佯不知。自是天皇與其母之行動，三子遂不敢復言。濟人言天皇起事之始，殆源於此。」

余聆李君之言，始知此一絕代天

一週大事日記

十二月四日(星期日)

■日軍四師團，共五六萬衆，分三路攻蘇。連日激戰於腰庫勒碾子山等處，我軍前仆後繼，前線並以大刀長鎗隊衝殺，敵死傷甚衆。蘇軍第一旅仍在札蘭屯，巴林木哈拉蘇，陣地鞏固。

■遼西鄭桂林耿繼周兩部義軍，分佈錦西一帶及打通線，耿部決襲彰武，鄭部主力，在前衛附近，決攻綏中。

■洮南日軍增三千名，圖窺蒙熱。

■黔王家烈調洪江芷江何知重部，回黔反攻，已抵清溪鎮遠。遺防由湘十五師四五旅汪元斌接防。

■華尙小輪船，載劉湘之兵，駛近重

皇「中興」之異象。又據報載近日審問該天皇口供，據稱「宣統皇帝有人來接頭，乃悍然爲之」，於此可見該天皇之大胆稱孤，蓋爲日人擾亂華北陰謀之一種，又北方爲封建勢力之大本營，蚩蚩者氓，幻想「聖明天子」之統一天下者，亦頗不少，此亦構成該妖匪荒謬行動之文化的原因也。

記者

慶時，爲敵方軍隊開機槍轟擊，死二百餘人。

■日本軍部下令召集朝鮮在鄉軍人，飭即準備出發，集合於平壤、龍山、羅南等處，開吉長中東沿線各屬，參加消滅義軍之戰。

■我國對於調查團報告之意見書，由顏惠慶提交國聯事務處。日方力謀阻公止佈。

十二月五日(星期一)

■日利用汽車隊由鐵路北面甘南一帶推進之宮木先遣部，在巴林木附近，受義軍夾擊，死傷甚衆。

■劉湘在內江會議中，強令各部進攻成嘉二地，並尅期攻下。成嘉仁統一

帶，有念一軍飛機轟炸。

國聯秘書處散佈我代表顧維鈞所送交對對於松岡對行政院而發之言論，及日本對李頓報告書之意見書，加以駁斥之長文。

十二月六日(星期二)

張玉挺軍全部張殿九軍一部共萬餘人，在博克圖以東與敵相搏，激戰甚烈。

日關東軍宮本先遣部隊，攻陷滿洲里城。

日本軍鐵甲火車在溝幫子方面發砲轟擊。同時駐錦朝鐵路一帶之日軍，企與駐錦朝寺我軍挑釁。

日軍在南嶺東之許家窩堡，築飛機場，強驅北票農民四千，平整場址，由日軍一隊監視工作，並築南嶺至北票間之汽車路。

田頌堯大部，向成都城內進逼，劉文輝在城外東南一帶構築工事，鄧錫侯表示願隨田軍一致行動。

捷克、西班牙、挪威、瑞典、丹麥、荷蘭、比利時、芬蘭等八小國，對國聯大會所採之政策途徑，將基於李頓報告書之接受，及不承認「滿洲國」。

十二月七日(星期三)

日轟炸機五架，飛熱邊轟炸民房。偽奉山路沿線日軍已下動員令，取攻熱省勢。義軍多人與山海關及綏中之日守備隊發生激戰。

日爆轟擊機兩架，由綏中飛關外附近之花戶莊永安堡一帶擲彈二十餘枚，傷七人，損失甚重。

劉桂堂部，由熱入遼北瞻榆，與日偽軍接觸，將張海鵬部包圍，俘六百人，並俘其第三子。

十二月八日(星期四)

山海關日軍大舉衝過前屯衛，中日兩軍隊起衝突，日軍令山海關日僑退出安全地點。復以鐵甲車一列由前所開榆關站西石河子連向城內放三十八砲。且以小鋼炮突擊石河鐵橋，始回榆車站。

熱邊日鐵甲車砲轟口北營子，錦朝線日軍一度攻朝陽寺，蒙匪擾陵源一帶。

國聯日代表團對四小國所提議之拒絕承認滿洲國案，認為有損日本之利益，表示反對。並向國聯要求四小國自行撤回，主席希孟允將松岡請求在大會討論。

中國代表郭泰祺在國聯大會宣稱中國接受英外相西門提議之先交十九國委員會草擬解決滿案辦法，並邀美俄參加，然後將所擬辦法交大會通過。

十二月九日(星期五)

日鐵甲火車，兩度深入山海關與秦皇島間，發砲轟擊。

田頌堯部佔成都，劉文輝退新津。

倭軍以潘文華唐式遵兩部為主力，與

四軍激戰，已抵嘉州之筍子山，與

一軍激戰，激戰於神東而之董家

場，為中路。李其相羅澤洲等，攻資

節，為右翼。開始全線總攻。

日軍縮代表提日海軍軍縮案，一取

防守為國防原則，裁撤進攻勢力。二

注重環境及特殊事情反對一待裁減。

十二月十日(星期六)

榆關日軍開砲轟擊，長途電話被監

視。車站與城內交通斷絕。

退景星一帶之救國軍數千人，已為

張玉挺收集，整隊南移，遼邊尚有

部隊，田頌堯率部北入遼山，巴市

等處，羣願擁戴。馬占山，繼續奮鬥。

烏滑為王都佔領，日軍退守距經江百

七十里之利亞河。

日本陸軍省反對邀請美俄參加處理

滿案之調解委員會。

法激進黨及激進社會黨執行委員會

關於戰債態度決(一)從速召集世界

經濟會議。(二)歐洲各國應根據洛桑

協定，及時與美國開始談判，以解決

戰債問題。(三)軍縮會議從速告成。